

[法] 让-保尔·古 Jean-Paul Goux 著 杨振 译

声声不息

La Voix sans repos

La Voix sans repos 声声不息

[法] 让-保尔·古 Jean-Paul Goux 著 杨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声不息 / (法) 让-保尔·古著 ; 杨振译. -- 2 版.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17-8091-6

I. ①声… II. ①古… ②杨… III. ①文学评论—法国—文集 IV. ①I565.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214 号



La voix sans repos

by Jean-Paul Goux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Rocher, 2003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247 号

声声不息

(法)让-保尔·古 著

杨振 译

责任编辑 李炳韬
特约编辑 吴雅凌
封面设计 童贻贶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
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x 978 1/16
插 页 1
印 张 9.75
字 数 6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091-6/I.715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在这部奇特的小说里，
这种延绵不息却没有声响的
声音时常可辨，当我们说话
时它便戛然而止。作品句子
的流动与我们意念的流动如
出一辙，以至于无可避免的
选择、颇富成效的劳动都变
得难以察觉，让读者们以为
他们是在思考，然而事实上，
他们是在阅读。

——瓦莱里

目 录

上卷 中间人

- 一、佳作之虑：塔索与克莱斯特/ 3
- 二、时间之虑：夏多布里昂/ 19
- 三、美之虑：福楼拜/ 35
- 四、“生命的激情”：巴尔扎克/ 43
- 五、“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原
动句/ 55
- 六、阿尔戈与马尔多罗的世界/ 63
- 七、“时间的可逆性魔法”：格拉克/ 71
- 八、小说之悦：让·蒂博多/ 75

下卷 小说的行文

九、小说与连接之虑/ 89

十、散文与诗/ 107

十一、压条接木/ 115

十二、凭借经验/ 121

译后记/ 135

上卷 中间人

一、佳作之虑：塔索与克莱斯特*

克莱斯特与塔索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们经历的迷一

* 塔索 (Torquato Tasso, 1544—1595), 全名托尔夸多·塔索, 意大利大作家。描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名噪一时。而与其作品齐名的, 是作家近乎疯狂的举动。就在 1575 年作品即将完成时, 塔索突然全面否定自己的作品, 禁止其出版, 并用后半生时间不断审查修改这部作品甚而自毁作品。作家一生长期流浪, 1579 年被禁闭于弗拉拉城 (Ferrara) 的疯人院, 获释后继续流浪, 并在教皇即将授予他桂冠诗人的前几日与世长辞, 临死前要求人们将他葬在圣-奥努弗尔 (Saint-Onuphre)。在法文原文中, 作者将塔索的意大利文原名与其法文译名勒塔斯混用, 为方便读者, 本文中统一译作塔索。

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全名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德国作家。作家对理想主义情有独钟, 深受卢梭和康德影响, 在戏剧创作中, 表达对寻求知性、真理及外部世界模糊性的忧虑。他融希腊悲剧及莎士比亚戏剧之精神于一体, 苦心孤诣创作出名剧《诺曼底人的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 不久却又自毁手稿, 后又根据回忆重作出部分片断。其举动为时人所费解。作者一生剧作颇丰, 后却因素材缺乏、疾病缠身而失去勇气, 三十四岁时在年轻女病人亨利耶特·维捷尔的陪伴下, 于万湖 (Wannsee) 开枪自杀。——译注 (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外, 均为译注。)

般的苦难：他俩究竟沾惹了什么，以至说话时声音不得不颤抖、不得不带结巴？他们同用一个谜似的词来命名让他们颤栗之物，这个满载荣耀的字眼曾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克莱斯特生命的终点止于万湖的河沿水畔，塔索则是在圣-奥努弗尔^①“葱茏的橘树和橡树丛中”结束了一生。而对于后者，这一切仅发生在为他在卡匹托尔举行的凯旋仪式的前几天。^②

如果有人认为克莱斯特与塔索之谜只是有关失败的心理学中微不足道的怪现象，以为他们的例子只是为验证“关于卫城的回忆之紊乱”^③中“太过完美以至有失真切”（too good to be true）的法则提供了现成而凄美的素材，那么人们很快就可以卸下这一谜团的包袱，像阿尔丰斯公爵那样，再次把塔索遗弃在囚禁他的忧郁之中，听任克莱斯特苦受自疑病的折磨。歌德没有这样做。他本身并无自疑病，却能对克莱斯特的“恐惧与厌恶”感同身受。克莱斯

① 塔索临终前曾在位于罗马让尼古勒（Janicule）高地上的圣-奥努弗尔（Saint-Onuphre）修道院静养，死后就葬在附近。

② 卡匹托尔（Capitole）是罗马城最著名的高地，这里建有供奉城市保护神朱庇特（Jupiter）的神庙。在这里举行的凯旋仪式（triomphe）是古罗马元老院授予凯旋的将军及其部队的最高荣誉。受誉将军身披紫色托加（toge），头戴黄金桂冠，坐在由四匹白马主驾的马车上，前有元老院议员、战败军的尸体以及各种战利品开道，两旁有百官护驾。整批人马从三月田园区出发，经神圣大道到达卡匹托尔高地。受誉将军在这里祭祀神灵，并把头上的桂冠供奉于朱彼特神像的双膝下。教皇曾准备在这里授予塔索“桂冠诗人”的称号。

③ *Un trouble de mémoire sur l'Acropole*，此为弗洛伊德1936年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件名。

特身上能引起歌德恐惧的东西极有可能先已让其本身战栗不已。

就在歌德的剧作《托尔夸多·塔索》^①在魏玛剧院上演不久，他收到克莱斯特寄来的作品《潘德西烈》^②（至少是作品的一个片断），里面附着一封日后广为流传的来信：

我以“心灵的双膝”着地，拜倒在您面前，带着这本拙作向您自荐；我的双手因洋溢的情感而颤抖，愿这澎湃的心潮能代替我双手所呈对您表言。

歌德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他回信，信中用还在“空等戏剧文学到来的睿智而才华横溢的青年”来反衬“真正的戏剧天才”。而与此同时，他又让舞台上的塔索说道：

我感受到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伟大的艺术，它为一切茁壮成长的精神增添了养料、力量和精气，却将造成我的毁灭与放逐。

尼采曾探寻歌德与克莱斯特之间的默契，他说：

① 《托尔夸多·塔索》是歌德创作的诗剧（1790年出版，1807年上演）。剧中描写了诗人塔索对弗拉拉城公爵阿尔丰斯二世之姊的爱情，该剧是歌德自身经历的部分反映。

② 潘德西烈（Penthésilée），古希腊神话中女战士族（Amazones）的皇后。她去拯救特洛伊城，被阿喀琉斯所杀。阿喀琉斯惊叹其美貌，在其死后失声恸哭。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让歌德重新体验到的，正是那已远离他的悲剧情愫：即事物不可拯救的一面。歌德本身是可调合、可拯救的。但悲剧创作的对象却是无可挽救的痛苦。

对于克莱斯特和塔索来说，荣耀触及了事物不可拯救的一面。很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一则美丽而略带幽怨的故事，讲述两个不幸的存在体，因邪恶世界的敌视而注定孤独，或因过于放纵地自我毁灭而必遭失败。只有阐明原因，人们才不至于把对荣耀的苦苦追求——这份激情——简化为失意文人带有几分自恋的洋洋自得，同样也不至于把克莱斯特和塔索遗弃给那些文学贮尸者，任其宰割。也只有说明原因，人们才能理解，与对荣耀的激情紧密相连的，是作品在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是不朽性的问题，而不是对掌声的渴求。

克莱斯特与塔索彼此观照。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相知相识。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克莱斯特读过《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当然这是原因之一。1801年，他在给维莱明娜·冯·曾格（Wilhelmine von Zenge）的一封信中，曾把自己比作“命中注定一举一动都要伤及所爱之人”的唐克莱德^①；也并非只是因为克莱斯特领会塔索的命运，何况他

① 唐克莱德（Tancrede）是塔索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英勇的撒拉逊战士。他与故事中的女主角，基督教徒出身的克劳琳德（Clorinde）相爱，最后在混战中错手杀死了自己的情人。

只是从歌德的戏剧《托尔夸多·塔索》中了解一些，同一年他在给妹妹尤利蕾克的信中曾提到过这部剧。卢梭曾说塔索认识自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才可以说，克莱斯特与塔索相知相识。卢梭说过：

塔索言中我的不幸。塔索走在了我前面；他如何了解了我的不幸？我也不知道，或许他自己也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作出了预言。

如果有人要问，这跨越数世纪的默契之证据何在，只要回答说：卢梭是连接塔索与克莱斯特的纽带——卢梭之于克莱斯特，就像塔索之于卢梭一样，亲如手足。克莱斯特曾写信给当时还是他未婚妻的维莱明娜说：“尽一切可能爱你的卢梭吧；对于这个对手我心无丝毫怨气。”

塔索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红衣主教琴提奥（Cinthio）将他的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尽数销毁；而克莱斯特则在二十六岁时将他《吉斯卡尔》^①的片断毁之一炬。维兰德^②曾听到克莱斯特放声诵读过这部作品——他用朗诵来纠正口吃。言及毁书一事，克莱斯特写道：

① 全名《诺曼底人的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kard, Herzog der Normänner*）。

② 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s, 1733—1813），德国作家，有“德国的伏尔泰”之称。

若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及莎士比亚三人之力来创造一部悲剧，那将成就克莱斯特之杰作：《诺曼底人吉斯卡尔之死》。因为他们三人智慧之合体与我从他们身上领悟到的精神是相吻合的。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克莱斯特注定要填补我们文学中一个巨大的漏洞，在我看来，这是连歌德和席勒也未曾完成的事业。

克莱斯特在给尤利蕾克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曾让“传阅者们叹为观止”，它带给了塔索“人间至宝”，使他戴上了“不朽的桂冠”。然而，正是这本书，为塔索本人所“拒绝并焚毁”，因为——

我必须承认，这部作品对我来说高不可攀。更长时间地呕心沥血来成就这部作品，是不理智的做法。我向一位尚未临世者致敬，我提早一千年拜倒在他智慧的光环下。在人类各种发现的长链中，我的想象无疑会成为其中的一环，对于那个有朝一日让世人了解它的人，为之竖碑的巨石已准备就绪。

与克莱斯特一样，塔索也随即在未完成体验中度过了余生。他倾前半生之力筹备作品，后半生却又自毁作品。他先是将其修改成《再次被征服的耶路撒冷》，最后又觉得

非像维吉尔对待他的《埃涅阿斯纪》那样^①将其销毁殆尽不可。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的作品没有获得鼓励、赏识和成功——1581年，《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再版七次，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暗中发行的本子。而他初次尝试用托茨冈语^②改写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一经写出便立刻风靡了整个欧陆。面对等待他们的使命的庄严性，克莱斯特和塔索心怀同一份狂热，面对不可能性，他们保有同样的自尊，对于完成一词的分量，他们具有同样清醒的意识。塔索写道：

我毫不否认，荷马（我说的是弗拉拉城的荷马^③）头顶那长盛不衰的花冠总是让我彻夜难眠，并非因我有意要将他的冠冕掳花去叶，而恰是因为我或许极愿为他赢得更多的花冠。即使这些花冠不及他所拥有的那么鲜艳，那么光彩照人，但至少它们能够保荷马之荣誉常青，让其远离死亡

① 维吉尔从公元前29年开始创作大型国家史诗《埃涅阿斯纪》，但这部作品尚未完成，他就客死于从希腊旅行回国的途中。他曾要求人们毁掉《埃涅阿斯纪》的手稿，因为他认为还需要至少三年的时间才能使该作品趋于完善。但最终这部作品在奥古斯特的命令之下得以出版，并被奉为拉丁语世界中的瑰宝。

② 托茨冈语（toscan）是意大利中部托茨冈地区的方言。它以意大利文学语言为基底，因此被视作标准意大利语。

③ 即阿里奥斯托（Arioste）。—原注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著名诗人。早年先后服务于埃斯特红衣主教及阿尔丰斯公爵府中，身兼多种外交职务，后隐退弗拉拉城直至辞世。著有史诗《愤怒的罗兰》、《拉丁诗集》、《讽刺诗集》等。

的冰寒之忧。这正是我在漫漫不眠夜中想要达致的目标。一旦成功，我便会认为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如若不然，我就会引芸芸名士的例子来安慰自己，他们许多人在伟大的事业中碰壁，却并不会因此而招来羞辱。

克莱斯特则写道：

亲爱的尤利蕾克，上帝可以作证（如有半句虚言我愿一死），如果我给你的某封信能这样开头：“我的诗已写毕”，那我心甘情愿为这封信中的每一个音节沥下自己一滴鲜血。这阵子我连续苦干了五百天，其中搭上绝大部分的夜晚，就是想为我们那已是荣耀满堂的家族再多赢得一顶桂冠，这将会使它引以为豪。可我们神圣的保护女神却喊着说够了。她激动地亲吻我那大汗淋漓的额头，安慰我道：“如果我每个亲爱的孩子都像你做得一样多，那么我们的名字将会在繁星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做得够多了……上帝谢绝了我的荣耀。

与此同时，身处一群精神病人中的塔索^①给斯皮翁·

① 塔索于1579年被禁闭在圣-安娜·弗拉拉的疯人院中，其间创作了组曲《致弗拉拉的公主们》。

贡查格^①写信道：

*Ma ora, oppresso dal peso di tanto sciagure,
ho messo in abbandono ogni pensiero di gloria
et d'honore.*

如今，在诸多不幸的重压下，我已放弃了一切对荣耀和名誉的思考。

克莱斯特遭遇的一连串“失败”可以列成一份清单——把文化视作通向真理之路，把出版作为衣食之本，把《吉斯卡尔》看作绝对完美的目标，以文学作为爱国和政治行动的工具等等，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人们理解他对荣耀的渴求的真正含义，就像塔索一样，他的禁闭，神学上的踌躇，对建议无度的追寻，以及他对支持他事业的亲王既爱且恨的模棱两可的情绪，这一切都无法让人理解他不断修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这一举动。我们说克莱斯特与塔索相互观照，是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者，都能够使另一者在超越对成功的一切定义之外，对作品、生活与不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塔索的例子让人们理解，克莱斯特的命运是不能用成功的缺乏来解释的；而克莱斯

① 塔索于1564年1月在博洛尼亚读大学的第四年上，被指控作了针对师长和同事的讽刺诗，因此不得不离开博洛尼亚。他受到帕多瓦的亲王斯皮翁·贡查格（Scipion de Gonzague）的邀请，到帕多瓦继续学业，并在那里被选为埃特雷学院（l'Académie des Etereï）院士。